

PLEASE LIKE ME



请 喜欢我

梁佑宁 著

而你，
只需像从前那样喜欢我
就足够了。

ONE

人气作者

小规模荡气回肠
小规模兵荒马乱
小规模力挽狂澜

我常想 在这个很大的时代里
所有对于我们个体来说肝肠寸断的事情其实都是小规模的
那么 可不可以 也请你 小规模地 喜欢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PLEASE
LIKE
ME

请 喜欢我

梁佑宁 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请喜欢我 / 梁佑宁著. —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6.3

ISBN 978-7-5502-6943-9

I. ①请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321420号

请喜欢我

著 者：梁佑宁

责任编辑：杨 青 李 征

装帧设计：门乃婷工作室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（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）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04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6印张

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6943-9

定价：36.8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『 目录 』

PLEASE
LIKE
ME

C O N T E N T S > > > > > >

Novel

我最好朋友的葬礼 / 003

失恋就像冬天里的树 / 020

瘦子不是唯一的生物 / 033

耳朵里的海 / 045

穿什么参加前男友的婚礼 / 054

备胎们 / 062

白色栀子和蓝色茉莉 / 075

少女病有一千种 / 085

阮琛 / 096

卸妆 / 104

✧ ✧ ✧ ✧ ✧ ✧ ✧

✧ ✧

Prose

这辈子一定要野一次 / 111

变老 / 122

烟灰不是这样子 / 129

那一句几乎让我落泪的汉语 / 136

木槿树下 / 144

只有风知道 / 149

孤单的人都要睡得好 / 156

观音 / 164

他往月亮走 / 170

想你时就写信 / 176

小规模荡气回肠 / 181

PLEASE
LIKE
ME



Novel



我最好朋友的葬礼



迎接新年那天，我在宜家闲逛，想要买一床四件套。正要结账时，我接到耀辉妈妈的电话，她声音很大，乱了阵脚的模样，她在电话那头喊：“你快些回来！耀辉不得了了！”听到她的措辞，我实在不知发生了什么，只得丢下挑选好的东西，匆匆忙忙跑了出去，伸手拦了出租车回家。

新年的北京俨然一座空城，原本有些长的车程竟然很快就到了。我急急忙忙上楼梯，才上到三楼，便看到耀辉妈妈正架着耀辉往楼下艰难地走。一米八几的耀辉眉头紧皱着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。我一脸茫然，不知道耀辉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送到医院后，挂了急诊，医生很快便给耀辉安排做各种检查。耀辉妈妈站在急诊室门外的走廊里，搓着手，还没从

刚才的阵仗里回过神来。我递过去保温杯，让她喝点水。

“怎么回事啊？”我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啊，晚上我做饭的时候，问他想吃什么，他说想吃面，我在厨房里做饭，他说身体有些疼，就躺在床上睡。饭好了我去叫他，他整个人就不行了。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给你打电话了。”她喝了一口水，坐在凳子上，夜晚的医院走廊有些冷，我紧了紧衣服，走到急诊室去，想找医生问问看，到底是什么情况。

医生一脸凝重，简单说了几句，是尿酸过高引起的痛风。我有些好奇，耀辉不过二十几岁，怎么会患上痛风？医生说：“已经安排给病人抽血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，化验了才知道。”我点点头，走了出去。

明明原本应该是个热闹的新年，没承想一屋子的病人，看来糟心的不止我与耀辉妈妈。病房里床位已经满了，耀辉只得平躺在推车上，斜放在房间一角。我担心耀辉冷，在就近的便利店里买了几片暖宝宝，贴在耀辉贴身的衣服上，他冲我咧了咧嘴，艰难地给我一个微笑。我轻轻拍了拍他的头，安慰他：“没事儿，医生说就是尿酸过高，打过针就好了。”耀辉嘴角有些干裂，我拿湿毛巾给他擦了擦，从包里取出随身带着

的唇膏，为他涂上。

晚上我与耀辉妈妈就坐在旁边一位老人的床位上，轮班守着耀辉。中途我睡了过去，做了个很长的梦。

梦里我又回到了十九岁，那时我一人在广州一家公司里做职员，中午和同事出去吃午饭的时候，我接到了耀辉的电话，他口齿有些不清不楚，含含糊糊地想要和我说些什么，似乎在赶时间。我问他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耀辉说：“我能去找你吗？”

我实在想不通，在家里生活优渥的公子哥耀辉怎么会突发奇想要来找我，还想要问什么，他已经急急忙忙地要挂电话，我只得应声好，心里想的是，等到耀辉来了广州之后再问个究竟。

耀辉是在第二日的中午抵达广州的，我特地请了假去接他。在机场里，他戴着鸭舌帽和墨镜，一副明星模样。见我守在机场，他小跑过来，给了我一个拥抱，说：“见到你真好。”退学之后，我离开故里，一直在广州工作，鲜少与旧时的朋友碰面，能见到他，我也觉得好，仿佛我们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而耀辉脸上并无光彩，他一脸疲惫，又露出几分警惕。

在我们打车回去的路上，他靠在我的肩膀上沉沉睡去，半路上醒来时，看到我就在他身边，才放松了许多。

在我的一众朋友里，耀辉算得上是传奇。高中二年级时，他喝醉酒，跟自己喜欢的男生表白，在那个闭塞的小城镇上，多少是不被人理解的。被表白的男生觉得耀辉是变态，同学们中只有少数人能理解，多数是不表态。第二日，放学回去的路上，耀辉骑着自行车载着我，我们都没有打算提起前一晚的那场闹剧。

校园的走道很长，两旁种着香樟树，不时有细碎的叶子落下来。耀辉幽幽地和我说：“你肯定也以为我疯了吧。”

我摇摇头，我认识的耀辉，一直都是人群中的异类，他有时候开心，有时候看上去像个抑郁症患者，有时候我觉得他是个孩子，他写得一手好文章，年年得优，我打心眼里把他当朋友，从未觉得他是个怪人。

耀辉笑了笑：“不过，我觉得自己有点疯。我原本可以把这件事压在心底的，可是到底没有忍住。太难了啊，想要藏住对一个人的喜欢。”我拍拍他的背，示意他没什么。

耀辉自幼随母亲长大，爸妈离婚后，爸爸便离开了这座城市。她母亲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担，竟然也将耀辉照顾得很好，

对他寄予厚望，平日里总对我念叨耀辉贪玩，可是最贪玩的耀辉总是我们那群同学里成绩最好的那一个。

至于耀辉为什么会喜欢男生这件事，我没打算过问，毕竟这是属于个人的性取向问题，没有对错，就像春天会到，冬天总要下雪一样简单，在我看来再自然不过。

我们很快便抵达了住处，我和耀辉将床垫从床上搬下去，做成一床榻榻米，耀辉主动要求睡硬床板。他大概有些困了，没多会儿就沉沉睡去了。考虑到他舟车劳顿，我到厨房里给他煮面。

面煮好后，我叫醒耀辉，他一脸迷糊，手拿着筷子，睡眼惺忪的模样，让我有些不知道该说他些什么好。我坐在他对面，问他：“说吧，又闯什么祸了？”

他揉揉头，一脸无辜的模样，吃了一口面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我妈把我送精神病医院了。”听他这么云淡风轻地将这件事说出口，我有些诧异。

“原因呢？”我一直对耀辉妈妈印象很好，离婚多年，她扮演的都是女强人的角色，妆容干净，从从容容的，从不会因为任何一件小事而跟别人红脸，何至于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那样的地方。

“我男朋友送我回家，在我家楼下亲我的时候，被我妈看到了。”耀辉端起碗喝剩下的汤，说那句话时很自然，我却大跌眼镜，我说：“你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？”

耀辉闭口不谈，冲我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就别问了。总之，就是交了男朋友。他比我大五岁，在一家金融公司工作，腿特长，把我迷得……”我拍了他一下：“没个正经的。你倒是说说你怎么去了精神病医院？”

耀辉这才端正了坐姿，跟我讲了起来。耀辉妈妈发现他跟男人接吻之后，一度不能理解，早晨、中午、晚上各骂他一次，最后自己坐在客厅里大声痛哭，说他不学好，净干些丢人现眼的事，再接着耀辉妈妈跟学校告假，称他生病了，需要休学一阵，惹得耀辉哭笑不得。他没有因此与男友断了来往，他们交往两年有余，山盟海誓，他觉得男友出自真心，耀辉对他也真心不假。有一晚男友爬水管进了耀辉的房间，两个人抱在一起睡了一觉，耀辉觉得能跟自己爱着的人在一起真好，能被爱真好。可惜，第二天早上男友临走时被早起的妈妈又碰个正着。

耀辉妈妈心里着急，不知听了谁的建议，把耀辉送到了精神病院。耀辉在里面待了半个月有余，每天都吃医生配好的

药，脑子都跟着慢了一些。第三周时，耀辉妈妈去看他，看他一脸瘦削的模样，心生不忍，耀辉知道妈妈的软肋在哪儿，骗她说自己病好了，妈妈这才给他办了出院手续。他一出医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计划如何逃跑，这才有了那一通电话。

我从梦里醒来时，外面阳光正盛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做的那个长梦，仿佛又回到了过去，件件都真实不假。我看了看耀辉，他睡得正酣，好像没有什么痛了。

我顾不上梳洗，出了门径直朝着服务台走去，护士守在那里打着瞌睡，我轻轻叩了叩玻璃，她清醒过来，我问她：“你好，我来取林耀辉的验血报告。”

她从白色的药框里翻找了一会儿，拿出一个袋子走了过来，抽出检查报告看了看，又睨我一眼，说：“你等一下，我去叫我们主任。”

没多会儿，主任来了，一脸惶忪，看到我时还打着哈欠：“你是林耀辉家属？”我点点头，这些年来，在我心里，耀辉早已同我的亲人一样。

主任将检查报告递给我，拉了我一下，朝外面走去：“借一步说话。”

我与主任医生站在门外，他递来一根烟给我：“抽一根吧。”我接过烟，没有点燃。他转过身，小声跟我说道：“病人的情况不是很乐观。我们在验血的时候排除了各种病症，最终确认他感染了艾滋病，已经中下了，CD4处于低下状态。”我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，不知道CD4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只觉心中莫名一阵难过，觉得人生无力。“我说不乐观是指，他已经开始有并发症了，肺结核很严重，我们这里处理不了，你们转医院吧。”他灭了烟，朝里面走回去了，只留我一人站在原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我回到病房里，耀辉已然醒了，昨晚输液起了效，他排完尿后好了许多，身体也好受多了。耀辉妈妈去买早饭了，耀辉想出去走走，我问护士借来一辆轮椅，耀辉坐在上面，我们朝外走去。我想起昨晚我推着他在医院里无措地跑去挂号、领药、带他抽血、拍CT，风吹在脸上，又想起刚才医生的那些话，忽然就哭了起来，听到我的哭声，耀辉小声问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我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安慰他：“没事儿，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。”

“是不是因为我？我得绝症了吗？”耀辉开玩笑似的

问道。

我小声责怪他：“不许多想，瞎说什么呢，医生说你身体好得很。”听到我这么说，耀辉轻笑了一声：“别瞎说了，我前段时间检查出来了，我得艾滋病了。对不起啊，一直没告诉你，怕你害怕。”

我终于没有忍住，蹲在路边哭了起来，惹得几名护士回头看我。我蹲在耀辉面前，忍住哭泣，抬起头来看着他：“没那么简单，已经有并发症了，医生说是结核，让换医院。”和我预想的不同，耀辉并没有显得多悲伤，他反倒伸出手来拍了拍我，拍了两下像是想起什么似的，收回了手，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我自然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，我说：“怕什么，这样又不会传染给我。”我想抱抱他，被他轻轻推开了。耀辉自己摇动着轮椅，朝前走去，我在后面跟着，离得不远，看着他瘦弱的背影，阳光很好，有些恍惚。

当天下午，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，耀辉看上去心情不错，回去的路上哼起了歌。他妈妈也心情不错，问耀辉晚上想吃什么，耀辉说想吃一顿火锅。耀辉妈妈说：“你尿酸过高，以后猪肉和火锅都得少吃。”像是怕耀辉会伤心一般，又补

道，“不过清汤锅底的可以多少吃一些。”耀辉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回到家里，分外清静，我和耀辉妈妈在客厅择菜，耀辉坐在一旁看电视，他一边抽着烟，一边叫了叫他妈妈，让她坐在自己身旁。他揽着妈妈，轻声说：“妈，我跟你说了件事儿。”我心知耀辉将要说什么，这种事情瞒不住，她早知道好过晚知道，我手上的动作跟着慢了几分，好几次把择好的菜丢到垃圾桶里。

只听耀辉轻声说道：“我可能活不久了。”听他这么说，耀辉妈妈丢掉手里的菜，打了他一巴掌：“呸呸呸，大过年的，说这不吉利的话干吗？我就不能对你好一点。”

我没忍住哭了起来，耀辉妈妈这才意识到耀辉说的是真的，抓着耀辉的手：“是真的？”耀辉点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艾滋病，晚期了。”耀辉妈妈丢掉他的手，跑去房间里取出那个病历袋，颤抖着手将检查结果从里面抽了出来，像是不相信似的，盯着看了好久，最后丢掉病历走到耀辉面前，抱着耀辉的头，轻轻拍了一下，又拍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小声哭了起来。耀辉妈妈拍着他说：“让你不听话，非要搞什么同性恋，都怪妈不好，没有管好你。”耀辉小声说：